

瘦孩 仲海

出租車 世界

大曝光

沿海城市奇聞

搶車大戰

男女晝夜行

飛車夜賭



出租车世界

瘦孩 仲海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深入的采访，探索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出租车的内部世界，以及内部的隐秘，把存在于出租车世界中的种种现象作大曝光，给人以启示与警觉。

书 名：出租车世界
作 者：瘦孩 仲海
出发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787×1092mm 1/20
印 张：6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199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0
定 价：2.95元

ISBN 7—80579—176—7/I·144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出租车世界的大曝光…(4)	象收购破烂一样收购旧车:一位百万富翁的陈述之一…(71)
	穷光蛋成了百万富翁…(10)	
第一章	男女昼夜行…(14)	女人,最好的手段:一位百万富翁的陈述之二…(77)
	飞车夜赌:夜行车之一…(21)	
	淫乱团伙的出巡:夜行车之二…(24)	第五章 一个鸡蛋的家当…(87)
第二章	男女之间无大战…(30)	专雇佣女司机的车主人…(88)
	遥控对讲机与女人的媚笑挑战…(32)	油贩子的发迹史…(91)
	无赖密探与女人的隐私…(40)	捣卖车牌子的人…(94)
	男人同女人的最终目的…(45)	交警的故事…(97)
第三章	出租车与出租人…(49)	第六章 出租车生意与犯罪(102)
	海岛上:“知识角”中,什么人最走俏?…(52)	转八圈与走一线…(103)
	沿海城市奇闻之一:出租人合同…(54)	贩毒人的自白…(104)
第四章	肮脏交易:抢车大战…(64)	走私:踩在钢丝上(109)
	一台上海轿车的奇遇…(65)	唉,的士…(114)
		尾声 洁净的国土 飞转的车轮…(117)
		从钱广的手里夺过鞭子…(118)
		公安负责人谈出租车问题…(119)
		出租车的未来展望(120)

序 出租车世界的大曝光

一九八九年秋。某省省城，一个无风无雨的静谧的夜晚。

城里人都睡下了，全城只有几辆无轨电车在慢吞吞地行驶着，坐在车上的人昏昏欲睡，在惺忪迷糊之中赶奔回自己温暖的小巢去。偶或有几簇灯光，那是不眠的夜灯下聚赌者们在奋战，除此之外，城市已睡了，它太劳累了，被紧张的节奏、喧嚣的人流吵得不行，沉沉酣睡了。

城市里总有不睡的夜眼。

夜眼是那些灯光直射，匆匆急驶的出租车。夜眼后面是他们那漫不经心的等待和最后一班火车送来的主顾们急急忙忙奔向夜眠之处。

然后就再也没什么可干的了。

这一天应该说是结束了。

但事实上，这一天也许是刚刚开始。

出租车司机从主顾手里接过几张钞票，撕下收据递给主顾，连句话都懒得说。主顾消失在夜幕中，他才轻踩油门，出租车便慢慢行驶起来。

他毫无倦意。

车开着大灯，冲过大街，冲过公园，冲过楼区，冲过市广场，冲向郊区。

所有正开着的出租车都朝着一个方向——市郊路边那一片平房，那儿叫“汽车旅馆”。

它门口有一块大大的招牌向南

来北往的车辆打招呼，它说：有停车场、有单间、有彩电、有淋浴、有酒吧、有餐厅、有舞厅、有录相室——设备齐全，服务周到，包您满意。

这会儿，向这里奔来的出租车一共有二十六辆之多。

龙子是个怪人，他就喜欢一个人坐在屋里喝酒。他让那个乡下女孩山妞给他数钱，这一天的车跑下来，他就给山妞一些零钱。

山妞喜欢数钱。

她把钱从龙子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数，五十元的有一张，十元的有许多张，她把这些钱一点一点地理平，放在一边。

剩下的就是零钱了。

她一点儿一点儿地数零钱。

钱这东西好脏，经过了许多人的手，越是零钱就越脏，山妞明白这个。

她等着龙子讲话，龙子答应给她一部分钱。

龙子站起来，说：

“行了，剩下的就都是你的啦。”

龙子说完，把钱收起来，人就向山妞走来。

山妞等着他，他冲上来把她扔在床上。

山妞是个农村女孩儿。

她爹和二秃子做生意，二秃子

当老板，他爹当伙计。他爹死性，不会办事，就只能跟着二秃子，扛扛挪挪的，干不了什么大事儿。

二秃子就总想辞退了爹。

她爹也明白二秃子的心思。

但是，跟着二秃子就是一天十多块，十天一百，一个月三百多块钱，一年三千多元，这事儿可得弄明白了，咋也不能让二秃子给辞了。

她爹就想起了一个办法。

办法挺简单。

她爹先把她娘支使出去，让娘回姥姥家。

然后爹把二秃子请回家，让她掂掇菜，爹跟二秃子喝酒。

爹让她劝二秃子酒，还让她也喝两盅，爹一口一个掌柜的，叫着二秃子。

二秃子就有点醉了。

爹把二秃子弄去里屋睡了。

爹叫她出来，爹告诉她今晚去陪二秃子睡。

她没怎么反抗，她早就看出了爹的心思。

晚上，她就去了里屋。

她轻轻地凑近二秃子。

二秃子一把抱住了她。

她想喊，没喊出来。

二秃子没醉，他只是装醉。

喝了酒的男人更凶。二秃子这一夜把她弄得好苦。

但在天傍亮的时候出了事儿。她在天朦朦亮时才睡下，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曙光一透进屋子，她就看见了二秃子的那粘乎乎的头，枕巾上还有沾得黄黄的疤结，很象是黄药膏，她哇地一声就吐

了。

那天以后，爹还逼她跟二秃子睡。

她试过两次，想她应该不想那光秃秃的脑袋，想她应该不想那粘乎乎的枕巾，但不行，她恶心，总要吐。

她从家里逃了出来。

她在公路上走，就遇见了龙子。

龙子把车停下，让她上车。

她说：“我没钱。”

龙子笑了：“不要你钱，上车吧。”

龙子说得对，他没要她的钱，只要她这个人……

在另一个房间里，几个男人坐在桌边。

“多少钱一个点儿？”有人问。

“照常。”

“屁，物价涨了，不得涨点儿？”

“那就十元的。”

麻将哗哗响起来。

四个人专心致志地推牌。

从屋外进来了四个女人，悄悄地躲在他们身后。

她们嗲声嗲气地帮着喊：

“吐饼子，三饼！”

“吃！干嘛不吃呀？”

坐在牌桌上的男人们一边打牌，一边张口吃女人递上来的水果、食物什么的。女人把鸡肉撕成丝丝，递到他们嘴里，他们边吃边看牌，女人隔一会儿就用手巾擦擦他们的嘴。

每个人赢钱时，都给女人一张小钱。

小钱是五元票。

女人很勤快，即使是手气最不好的人，这一夜也会给他身后的女人五、六张这种“小票儿”。

她们陪他们淫戏，陪他们嘻嘻哈哈，当然期望得的比这还多。

老板娘这会儿正坐在楼下一间屋里。

她坐着打盹。

她是和山妞一样，有一回在路上走，被一辆出租车捎回了城里。

出租车司机在车上跟她兜搭，话越说越露骨。

她突然说：“你总这么搭客么？”

他叹口气：“不多。回程空车，你别笑，有个女人扯一扯，也轻快。跑了三百多里，累了，乏了，没法儿歇。”

她说：“找个地方玩玩。”

他又叹息：“玩啥？台球？没意思，象卵蛋子似的，滚，好半天弄不出输赢。看录相？腻了，都是那一套。那一套你跟谁练去？人家都是正正经经的女人。妈的，有钱没处找乐子。”

她想明白了这个理儿。她抓住了这个空儿。

她就在这市郊路边找到了这一栋楼。

她问了一下，这是一个大修厂，黄了，可以出租，每月要六千元。

她签了四个月的合同，付出了两个月的租金。

不是拿不起租金，是她心里有个算盘。这地方不一定干得长。

她干了七个月。

她脸上总有笑。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到这儿来混夜了。

她做过调查。

省城有小型出租车432辆。

其中八十一辆是公家的，属省、市公交公司的。当然这车也承包给了个人，每人每年必须向公司交多少钱，然后所挣归自己。还有少数十几辆车属一些省城大单位，属单位多出来的车，包给司机，单位回收钱，做单位职工福利。这类车不多，这类车司机胆最小，不大敢来这儿。但也不尽然，公家车司机也手眼通天，一般都“喂”好了单位头头，年轻人也敢混。

最多的是个体户。

这些人什么也不在乎。他们有钱，他们看得开，他们舍得花钱玩乐。

这些个体户占出租车司机中的大多数。

她一共雇了三十多个女孩，这些女孩都是她从省城车站，从那些卖淫团伙里弄来的。

她知道怎么办。

她赚了大钱。

她在楼下开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白日也很赚。她以大方出名，又招人，服务员又好，风骚，司机白日在这儿常常扔下一百二百元饭钱再走。她特别会来事儿，让服务员头一回就记下那司机的姓名、单位，问好他家里的人口，让他下一次来，告诉他饭店会送他礼物。

每一个第二次来这饭店的人都会收到礼物。

一个司机吃过了饭，收到了一

排十个玻璃卡子。这是服务员让他送给女儿的礼物。

这卡子在市场单买，得用去三十多元钱。用三十多元也可能买不上这么好的。

司机乐，连声道谢。当然下一次他还会快车疾驰，宁愿饿两小时肚子也会到这饭店吃饭。

一般小车司机出入省城决不是一个人，三四人一吃饭，一定扔下二百来元钱。

饭店好兴旺。

她知道她的钱不挣在白天，而是在夜里。

夜里的饭菜好贵。但这些男人不嫌贵。

他们都常常来时就坐在饭店，先叫上菜，喊上他看好的那个女店员，叫她陪。有时是饭店的，她摘下围裙就坐下来，陪他吃，陪他上楼，赌，或睡觉。

工商局来过几次，老板娘都不见，她让饭店备上好席，请他们吃，又叫上车，送他们回去。头一次来时，叫两个女服务员陪他们打麻将，没动钱。走时，送他们一人一副麻将牌。他俩直推辞，但经不过女孩子的哀求，再说那麻将牌又确实好，叫他们自己去买，绝对不舍得花二百元去买一副这样的好牌。

以后他们再来，一切就熟悉了。

现在，老板娘坐在屋里，想心事。

她有点遗憾，这儿离大路近了点儿，出租车又明晃晃的，她总是心里不那么稳实。

她当初告诫自己，每个月赚一

万元，三个月就走人。

但她走不了，钱哗哗流进来，她不舍得走。

她夜里总这样坐着，想心事。

她早有安排，她的安排很巧妙，但可说不上是万无一失。

在这栋楼门口，有一间小小的门房。门房里有一个老头，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的事儿很简单：来了人，从窗口递过来一张片子，上面都写着同样的几个字，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前面的几个字是“汽车旅馆”。后面是门口牌子上那一套话。老头认明白了这些字，就开门让他进来。

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老头最重要的是看电话。

他每时每刻都得听这电话，如果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一句：我马上就来了。或者是一句：我明早晨来。他就得火速把这电话告诉女老板。

为这些话儿，女老板每晚上给他八块钱。

老头连尿盆都放在门房屋里。

他有点歉疚，拿这么多钱，每晚上只管这么点事儿，他不大好意思。

他提出他可以把楼上楼下清扫干净，每天白天扫一遍。女老板一口谢绝了，她告诉老头，他这活儿最重要了。

他等电话，他甚至有点盼这电话。

省城市公安局刑侦科长程态有点犹豫，他拿不准是在今晚还是在

明晚去破获那个案子。他知道那些出租车司机在市郊那家汽车旅馆里赌，也可能嫖，但他拿不准是不是该在今夜去。

下午他召开了一个会议，核计如何办。

商定了，在今晚下半夜去。

他动员了三十七个人，当然这些人不止是他科里的，还有派出所的，内勤的。

他想把在汽车旅馆过夜的人一举拿获。

他想四点半去，在五点钟到那里。

他明白，如果五点钟到市郊，那些人正是最松懈的时候。

现在是三点钟。

电话铃响了。

老头抓起了电话。

那边是一个男人，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来了。然后电话咔嚓一下就放掉了。

老头愣了愣，就放下电话，去找女老板。

老板娘这会儿正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一起，她乐意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他总绷沉个脸儿，来这里只是赌，总不和那些女孩搭讪，问他，他说：没什么意思，一群小丫崽子。一回，他打完牌，进了老板娘屋。

从那以后，他每次来都找她。

她也象那些女孩子一样，为他数钱，不同的是，她数过之后，把钱一一理好，放进他的口袋里。

他看看她，也不提要给她钱。

今晚，他来晚了，这会儿，他和她玩兴正浓。

敲门声让他俩静了下来。

“谁？”老板娘问。

“来电话了！来电话了！”

男人一挥手，想骂。

女人却轻轻推开了他。

她穿上睡衣，闭了灯，把他留在黑暗里。

她站在楼梯上，站在老头面前。

“说什么？”

“只说一句：马上来！说完就没声儿，撂了……”

她心猛地一抖：到底来了，到底来了！

楼里就热闹起来了，有了人声。

她告诉那些女孩，挨门敲，把客人全招呼起来。

墙皮有夹层，把麻将、牌九都放进去。

把女孩从客人屋里叫出来，一件一件地把衣服找出来。

饭店的女孩子都回去，在小屋睡。

楼里的服务员都在楼下睡。

楼上的男人们三人一屋，都睡好。

有四个人在看电视，录相带变了，《天涯同命鸟》一集接一集，要一直看到天亮。

那些录相带被放进了厨房。厨房大灶底下有三块活砖，可以把那一只箱子放进去。

一切都弄妥了。

老板娘看一看，说：睡吧。

人们就都睡了，知道五点钟一定来人。

搜查进行了一个小时。

店里没什么可以挑剔的。那些女孩子都在饭店里，楼下睡得好香，一个个被叫出来。

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家？”

老板娘笑：“省城哪有她们的家？”

一共二十多个姑娘，刑缉科长知道，这些女孩都是男人泄欲的工具。他干了好多年这个了，看她们那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看她那抹脂抹粉的小样儿，看她们那一步三晃的步伐，没了一点儿女孩家的羞涩与天真，有的只是麻木和故作轻松的无所谓态度。

男人们也没什么不老实。

问：“为什么不回家？”

一个男人答：“老婆子上早班，回去弄得人睡不好觉。”

问：“住这儿一宿多少钱？”

回答：“十五元，不贵，连车也看了。回去没地方放车，一回晚了，只好来这儿。”

程态知道这全是谎话，他知道这男人刚才干了什么。但他说不出。

娘的，一群禽兽！一群禽兽！

他在心里骂，但嘴里什么也没讲。他讲不出来。

他知道人家早有准备。漏风了！漏风了……

他不动声色，说：走！

人就都走出来。他知道，这一次他一无所获。

走出门之后，三十岁的刑警刘玉有瞅了老板娘一眼。

老板娘点了点头。

这点头，说了她的话：给六千元。

刘玉有也好赌，他还上过老板娘的床。

刑缉科长程态第三天开了一个会。

会上，他命令全科人员都不要动声色，而且他一个个地观察他们的脸色，想走漏风声的那个人是不是在这儿。

门开了，小杨进来了。

“那家旅馆没了。三辆黄海，十辆卡车搬走了所有的东西。还有四辆出租车送。送到四十多里处，出租车回来了。”

程态半天没讲话，最后问：

“搬哪儿去了？”

小杨摇摇头。

刘玉有笑，冷冷地笑。

程态看见了他的笑，知道他笑自己。他是老刑警了，一向不服程态。

他又看我栽了个筋斗。

这会儿，车队正向远远的另一个省出发。

车队是从外地来的。这些车都有些特点：一、全是个体户的车；二、开车的都按讲明了的条件做：让上哪儿上哪儿，按公里算，按来回程的运费一倍出钱。不向外人讲她们到什么地方。

她们到了另一个省城。

她知道她得重新开始，但她这一回有信心，她现在已经明白了一步步地应该怎么干。

她已经先谈好了房子，这回房子比头一回好，离大路三里远，是一家不用了的油库。

穷光蛋成了百万富翁

在江南水乡，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柳镇。

柳镇人专巧，从来不靠做田里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养人。他们知道，田里的米可以做饭吃，地里的菜可以炒来吃。但肉呢，盐呢，却得靠手里的编活儿啦。

柳镇人的编活儿世界闻名。

草编活灵活得很，点染上颜色，是真正的好工艺品。

八十年代初，来了一个外国佬。

外国佬买柳镇人的草编。他一出钱，柳镇人家新年有酒，户户过节有一角猪肉。

所以柳镇人把他奉为神明。

外国佬看遍了柳镇的家农户，他看了柳镇人男男女女那生着硬黄的手巧巧地织出一件件草编。

柳镇人忙，就叫镇里的穷光蛋柳发陪洋人走。

走一天给两天工钱。就是一天六元钱。

柳发当然乐意，他二十好几了，也混不上个媳妇。柳镇人不会草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恐怕只能挑出来他一个。

他跟洋人四处走，天天坐小车，也过足了瘾。

他好唠扯。

司机也是个话匣子。

开始时，他还陪洋人和翻译进屋。后来他不去了，他对这小轿车的司机比对洋人更感兴趣了。

“这车是公家的？”

司机摇了摇头。

“你自己的？”柳发睁大两眼睛。

司机笑了，也不算是，赊销，你知道不？先交上几个钱，然后用，过一年两年交齐。

柳发问了个明白。

这车叫“拉达”（妈的，叫什么不好，叫这么个尿裤子的名！）还有一种叫乃茨，都是外国车型。在咱国家刚弄，产出来不少，公家不乐意买（公家想买更好的，丰田啦，三菱啦，再有钱就买奔驰），私人买不起，车卖不出去，就赊销。每辆车你交上三千元钱，就可以先弄回来用。

“干啥用？”柳发问。

“出租啊。这个外国佬用我三天车，给这个数。”他伸出一个手指头。

“一百？”

司机笑他：“扯！一千，还是外国钱呢。”

柳发呆了，妈的，这么多。

“这车二万四一辆，这一趟差不多弄五千元，值一只车轱辘了。”

柳发更发呆了。

重要的是怎么弄到这几千块钱。

柳镇人手里都有钱，钱都放在银行里，用一个小布包包把存折压在箱子底下，一点一点地让那存折变成四位数。

他弄不出柳镇人的钱。

他天天想，脑瓜子想得浆汁疼，也想不出办法来。

总有时机。

来了一个广东人，这人到处找帮手，帮他买草编。

人家推荐柳发给他。

他和柳发谈了两回，决定和柳发一起干。

他告诉柳发，一批批买好，验好货，发出去，给他拍一个电报，他就汇钱。

他答应先给柳发三千元佣金。还答应给柳发拨一万五千元付给编织人做预付金。

广东人给的价比美国人高。

柳镇人当然就又卖给这个广州人了。

柳发手里有了不少钱。

他象做梦一样。

他想了好几天。

三天后，他就来到了省城，找到了那个小车司机。

过了二十天，柳镇人听见了喇叭响，一辆柳镇少见的小轿车开回来了。

柳镇人见到了柳发，他戴墨镜，从车上下来了。

他向家乡人打招呼。

柳发买了一辆小车，轿子！

柳镇人谁见过这架式。

镇长和镇委书记也没这车，他们只有一辆总抛锚的北京吉普。

“柳发，这车多少钱？”

“两万四。”

“你买的？”

“不是买的还是偷的？”

这晚上，柳发和镇长镇委书记喝了半宿酒。最后商定了柳镇的草编由柳发出头去卖，卖价自然比那美国人高，比那个广东人也高一点儿。

柳发是镇里人，当然得相信他。

第二天，柳发拉镇长一家去县城玩。晚上把人送回来。

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十天，柳发把镇里头头的家属都拉去县城逛。据说，在县城里，吃饭都是柳发的份子。

镇长代表全镇和柳发签了合同，三年之内镇里的草编归柳发买卖。

柳发还私下答应一定给镇里一些好处。这好处当然是给镇里的头头们的。

事儿很顺利。

镇里头头们答应柳发，他可以先付那百分之十的订金。发货给钱就行。

柳发想了挺长时间。

他站在县火车站门口，看了三天三夜。

南来北往的人很多。

这个县不大富裕。只有一些“驴吉普”接站。“驴吉普”是一头小驴，拉着一辆手推车似的双轮，上面铺上毯子、棉被，人坐上面，驴儿颠颠儿跑。从县火车站跑到县城，十多里地，要一块五毛钱。

柳发站在那儿三天三夜，除了吃睡，全都站在那儿看。

他又去了县运输公司，问了运输公司的车辆情况。

县运输公司统计数字：

四平大客车 12辆

黄海大客车 3辆

司机 21人

每天客流量：4月5日 1047
人次

4月9日 1159

人次

柳发又问了县运输公司的头头，司机有没有退休的。头头抱怨：“咋没有？为了儿子，为了姑娘，五十多早早退了，说是没这批，下批就黄了，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一下子退了六、七个，现在在家呆着。儿子姑娘又只能卖票，公司缺司机……”

柳发连想了三天三夜，这计划让他脑袋里的血嗡嗡响，让他兴奋得睡不着觉。

他想买三辆“拉达”，再不就是“乃茨”。

说得具体点儿，他不是想买，而是想赊销。

柳发这人没见过大世面。

在人人过四平八稳日子的時候，在柳镇人点灯熬油的时候，柳发想起了县城里没有小轿车这件事。他脑子里闪过的是柳镇头头家属们那快快乐乐的神态，他们女人说：坐了一回小车，这辈子死了不冤……他心里就一跳，一辈子一回小车没坐过的有多少人？他们和她们是不是都想坐一坐小车？

五辆“拉达”或者“乃茨”，十万多元，他能还得上钱么？

他想，实在不行，车退了，或者减点价卖人，他还能还上，不然，他只好坐牢……

他把这一宝押上了。

五个老司机当然高兴，柳发给他们弄了个车，而且是小车。这辈子没开过小车，行啊，就弄这个出租吧。

于是，八十年代初，有那么一天，在火车站，一排在等火车的驴吉普老板见到了这个县城所没有过的事儿。

一排五辆小轿车停在了车站。车里都挂着牌，写着“TAXI”，他们看不懂这字儿，不知道这洋文是什么意思。

下车的人不少，柳发在车站喊人：

“坐车啦！坐车啦！坐的士啦，坐的士啦！”

真有人来坐。这些人一边奔车来一边说：这个县也有士啦。坐！

多少钱？人家问。

五块，七块。不多不多。

车就在县里跑。

又有人问：去柳镇不？

司机摇摇头。

多给钱。跑一趟吧。

多少钱？

七十元吧。

就开去了柳镇。

三个月后，柳发知道他干对了，他已经能还上一辆车款了。

他马上寄去了款子，并又要了一辆车。

到了第二年，柳发还欠车厂十万元，但他手里有了八辆车了。

这会儿柳发已经没精力去管柳镇的草编了，他雇了一个人，为他收买、发货。那个人办得很出力，因为柳发答应给他百分之二十的红利。

柳镇的镇长、党委书记嗟叹，当时一步走错，让柳发垄断了草编，如今，他们已经没能力自行和

外人商洽谈草编出售业务了。柳发在省里、县里都打点好了人。

当笔者采访柳发时，这人正在打电话。

他给美国打电话，叫了很长时间没叫通，正坐在那里生气。

他有一栋楼，一排气房，八辆拉达，两辆乃茨，他现在已经不欠车厂一分钱了。他还有一辆丰田双排座。

人家初步一算，柳发这十辆车就差不多值七十万元了。而且他还有钱，还有楼，车房。大家称他为“百万富翁”。

他长得没什么人样子，但他的老婆很漂亮。

老婆是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分配去边疆，没去。说谁给她工作，给她父母两间房她就去。柳发开了一辆车，去了，进门和她谈了两钟头，走时把她拉回来了。

第二天，丰田双排座把她父母都拉到了这个县城。

她来了的第三天，就让柳发吃了一惊。

她坐在柳发面前，递上去一张纸。

“这是啥？”

“这是表，按线性规划，你可以这么办……”

在她滔滔不绝的讲述下，柳发眼里闪过了一一个个新计划。

一辆辆轿车在夜班驶向邻县。

一辆辆轿车又在清晨从邻县跑回来。

夜班司机接替了白班司机，人歇车不歇。

柳发不大懂这个，但他知道钱，粗粗一算，他的收入会成三倍多。

“行么？”女大学生见他吱声，怯了，问。

“怎么不行？干，马上你就给我排表，我去找司机，找人，缺的人这几天先不动夜班，三天内我把人给你找上，找齐。我知道从哪儿能把司机抠出来！”

女大学生也很兴奋，她的建议头一回这么被人重视，头一回人家没说：研究研究吧。

三天后，小车按墙上那表运行起来了。

“这么办吧，车归你分配。回来你记一下账。”

柳发三天没了，第四天回来，他二话没说，把女大学生拉上车，把她拉到一栋新青砖瓦房前。

“进去吧，明天我来接你。”

女大学生不知咋回事，一进院，她懵了。

她母亲在洗衣服、晾衣服。

三间房，父母住一边，她的行李放一边。

家俱是新的。

“你们经理说，这些都给你了，是不是？”

她没讲话，她没想有这个结局。

过了一个月，柳发正式向女大学生求婚。

他讲得明白：“我知道你已经爱上了这儿，我想让你一块喜欢上我。这我不勉强你，可我也不愿意让一个小职员把你弄去给他做饭，给他生儿子，一辈子愁柴米油盐。”

你乐意不乐意告诉我。我也知道你
不乐意就可能会走。这一点我也想了，
你走就走，你爹你妈那房子给你了，
二万多块，没啥了不起……”

女大学生没答话，她回家了。

她在家躺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她来了，眼珠子红红的。

柳发不敢看她，心跳。

她说了一句：“这是木梳，把你
那头发梳一梳……”

现在的人都知道柳发了，都知道
他投机取巧，甚至在一次县里的
万元户代表会议上，有人还认为柳

发的发迹是投机钻营。柳发不在乎，
自从有了这个女大学生老婆，柳发
开始读书了，一讲还讲出个新词儿来，
他说：“扯个屁？当初我那一下子如果
干不好，我柳发不是在监狱里蹲着么？
我这也叫风险投资……”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这
出租车行当中的风云跌宕，可以看出
形形色色的人在出租车司机这一行当
中渐渐走入了这时代飞旋的暗夜里……

黑夜里，出租车开着大灯。出租车
是夜眼，它不睡……

第一章 男女昼夜行

出租车司机也是司机。

旧说有“四大骚”，指的是不大
老实的勾当：

“跑腿子的水儿，
滚地包的嘴儿，
车豁子的卖嘴儿，
寡妇家的腿儿。”

这话讲的是一种认可，是农村
人对人对事儿的简约评价。

讲“车豁子”的故事，最常听见的
有两个：

第一个是讲人的。

说的是男女的事儿。

一个老太太带女儿出门，农村
路远，大路上拦一辆解放，开车的是
一个中年男人，他让老太太和女儿
上了车。汽车颠颠地开起来。半路上，
天黑下来了。司机闸住了车，对老
太太说：“大娘，车坏了

……”

老太太：“那，那咋办呢？”

司机：“得修，得修。”

老太太：“那就修呗。”

司机：“让你姑娘下来，帮我一
把手儿。”

老太太：“行啊行啊。”

司机打开了油门，让车轰隆隆
响，他告诉老太太：“这是手搂子，
你拉住，扳着别松，一松你姑娘和
我一块压死……”

老太太很郑重地点头。

姑娘和司机去了车底下。司机
先铺上一块油布，让姑娘给他递工
具。递着递着，姑娘的手被他扯住了，
他翻过身来，把姑娘压在身下。

姑娘要喊。

他喝斥她：你不要命啦！你一

喊，老太太一吃惊，闹搂不住，轧死咱俩，老太太不会开车，车一跑，她也没命了，三人全活不成……

姑娘没办法，只好任由他轻薄。

这是一个讲人与人的故事。

第二个是讲人与兽的：

说是在山上有个洞，洞里有个狐狸，这狐狸是个母狐狸，性骚，气味儿重。

三个人去了狐狸窝前。

先是老跑腿子进去了，两分钟出来了。

“太骚，太骚，受不了。”

又是寡妇进去了，五六分钟也出来了。

“熏死我啦，熏死我啦。”

最后是司机进去了，过了十来分钟，狐狸跑出来了。

两人忙问狐狸。

狐狸说：“太骚，太骚，受不了。熏死我啦，熏死我啦……”

这是讲的人与兽的故事。这故事抵毁司机，认为他嘴不好。

人都说：车豁子骚性。

骚性是个贬义词，说他喜好淫戏，不大安份。

北方三省，成三环势，一环环相咬，三省省城，都是小车一日的里程。

有时，小车飞驰在三省间。

夏日，晴天，一辆车从春城出发，经过沈城，开向北京。

客人有一位，戴金丝眼镜，坐在前面司机边上，不声响。

后面躺一个人。

小车在公路上飞。到了无人地

段，油表乱颤，车速表指向一百二十公里。警讯儿笛儿笛笛响，车飞了一样。如果打开车窗，把手伸出去，便可以觉得风硬如弓，迎上似可成握。

小车日夜飞驰。

在春城火车站，白天。从冰城开来的165次快车进站后，下来一个男人。

这男人很文静。手里拎一只皮箱。

“租车么？租车么？”人都上去兜搭生意。

他不声响，在这一群小轿车前走一遍。

拉达、乃茨、伏尔加、老式上海、新北京吉普……这些他都没看中，他停在了一辆蓝箭车前。

“谁的车？”

缓缓站出来一个男人：

“我的，去哪儿？”他觉得出，这人可能有大事要办。

“去北京，怎么样？去不去？”

男人吸了一口烟，这是“骆驼”牌香烟。

“给多少？”

“八百！行不行？”

司机看着他。这人很决断，看着他，等他发话。

他知道，如果他一打顿儿，这人转身就会走。

“行。啥时走？”

“马上，得日夜赶路……”

“得再找一个人开车，加一百吧？”

“行，快点。”

两分钟后，一个穿皮茄克衫的女青年过来了。

车开了，是那女人开车。

那人坐在前面，双手紧拎着那皮箱。

女司机瞅了一眼，那皮箱上有一组外文字眼她熟悉，好象是“皇冠”那意思，她看见丰田车的“TOYOTA”字眼后面有这样一组外文字，她记不清对不对了。

那是个有好几国国旗标志的玻璃箱，她在商店里见过，那箱子三百多元。有人叫它“经理箱”，“老板箱”，有人叫它“送命箱”，后者的意思是讲如果谁拾了它，就很可能被人从后面不明不白地砸上一杠子。

车加好了油，向北京开去。

现在，人们都明白了，勤俭这两个字就是“穷搜”的代义词，大大小小的单位都知道如何从那几个有限的资金里节俭出十万八万的买一辆进口车。他们知道了坐车的好处。在家可以避风雨，出门可以图方便。带车出门开会，带车出门旅游，带车出去打猎，甚至带车出去蹭风。

有车真不错。

出租车也就在近几年开始了“远征”。

从北京到沈城，到春城，这很平常。

中国的事儿总很怪，就象每个制订具体政策的人没头脑似的，总让这些好聪明、好钻空子的人耻笑。飞机票一开始涨价时，只是旅游热线涨价，从沈城到北京六百元，从春城到北京只用八十元，人当然明白这窍门，就从沈城租小车，开到春城，用去百八十元的出

租车费，坐飞机去北京，还省下不少钱。

出租车就忙着从沈城跑春城。春城这个非旅游热点城市也就飞机票难买，人人想飞了。

没办法，只好也涨价。

现在，又常有人乘出租直奔北京了。

开始由那个俏女子开车，她开车挺稳，一般在八十码。车在公路上疾驰。

乘客不大满意：开快点！开快点！

车就快起来。

蓝箭车快，是兼越野与高速公路两能的用车。

车就开到了一个城镇。

“吃饭！”男司机说。

“等一会儿……”乘客看了看表，“能不能麻烦你们，边开边吃？”两人瞅一瞅，没吱声。

乘客去买了烧鸡、饮料、啤酒、面包。

“委屈了。”他似乎很高兴。

蓝箭又飞向北京。

车在夜里奔驰，女司机在后座位躺着，打盹。

突然她坐了起来：停车！停车！我要下去……

男人把车停在了路边。

“我想去方便方便。”

她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瞅司机。“我怕，你跟我去！”

司机一句话也没说，把油门锁住，钥匙拿下来，跟她走进夜幕里。

乘客坐在前排座位上吸烟。

他在等待，一会儿他看一下